文翰大成

序

自宋至元

百十六

百十七欠

漢書門 類
三七四一 號
一四三 函
五 架
一〇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四一 號
一〇〇 冊
三六二 函
二 架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41
冊數	100(69)	
函號	362	68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文翰類選大成巻第一百十六序目録

宋
蘇明允 二篇 歐陽永叔 七篇 石守道 一篇 宋子京 一篇
程正叔 二篇 王介甫 三篇 姚鉉 一篇 邵堯夫 一篇
蘇子瞻 四篇 陳師道 一篇 張文潜 一篇 呂伯恭 一篇
馬子才 二篇 陳宛丘 一篇 曾丰 一篇 陳同文 一篇
朱仲晦 一篇
元
王磐 一篇 李冶 一篇 金履祥 一篇 劉夢吉 一篇
郝伯常 一篇 姚端父 一篇 戴侗 一篇 虞伯生 四篇
趙世延 一篇 元復初 二篇 呉幼清 五篇 馬伯庸 四篇
王繼學 一篇 柳道傳 一篇 揭曼碩 一篇 曹元用 一篇

書籍館印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祭文淵 一篇 許有壬 一篇 謝端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序目録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十六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　厚校正

序類

宋

族譜序引　蘇明允

蘇氏族譜〻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〻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

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後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送石昌言北使序引

昌言擧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擧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

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犬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永叔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

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〻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垢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静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咸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〻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

垢疑姤

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乗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説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集古録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々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々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来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来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閒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一二而不

河疑何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〻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以謂轉冩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録目因幷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〻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寳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崭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是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字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

宇

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
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潜乎下邑混於庸〻然所謂
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
掩之哉

韻總序

僑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
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
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
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
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
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
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而
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
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
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
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〻不能乎其他是
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
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
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
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
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
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
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
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

有一作友

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〻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蘇氏文集序

予有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没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寳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

怱　與一作興

之情怱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〻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

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刪正黄庭經序

無僊子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顔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禀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隆　革

之術者無所不至〻茹草木服金石呼吸日月之精光又有
以謂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錬精氣勤
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
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
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内多
奇怪故其傳之者則易為訛舛今家〻異本莫可考正無僊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娯有黄庭經
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
傳書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
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
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剟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
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
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説惑世以害生
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唐鑑序　石守道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
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
之悪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
道而漢葉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
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
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遜覧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
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氏變唐為周常庶人安樂公主
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潜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歴觀

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杜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恥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曁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〻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〻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〻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〻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緜〻延〻作傾作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歟〻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慶曆兵録序　宋子京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内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晩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綦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疆臣其弊勢

倅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刻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池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隷焉卒之銳而票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舡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隷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邊蠻夷者時〻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隷焉人之游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師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懾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令叅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凡閣非甚有紀公乃捜次首末鉤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〻録五篇合羣曹所分擿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伴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緐雖五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精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録成乃上於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録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畧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有不周歲擢貳鉉台縣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易序

程正叔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着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学者得其門而入矣

石仲卿字序　王介甫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徃〻脫傳註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己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與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

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〻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〻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曰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難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

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煕〻然仁而已矣予〻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〻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而許愼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之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晉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賛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文粹序

姚鉉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睟然文明覇一変至于王〻一変至于帝風教逺下將五十年煕〻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恍〻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〻大雅云濟〻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届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

群書雖漢唐之盛无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譔述纂録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上之月呉興姚鉉集文粋成文粋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粋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㒷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擧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文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乎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粋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隠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変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絶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陥於怨懟則溺于謳惑漢㒷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其才卒罹譴謫其後公孫洪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无際至于魏晋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顔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騒終于本朝盡索歴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　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継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　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　至道洎張燕公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　蘇許公継以宏麗丕変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　常楊以三盤之体演絲綸

郁〻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群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轥轢首唱古文遏横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継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李補闕元容州獨孤常州呂衡州梁補闕權文公劉賓客白尚書元江夏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辞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〻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尓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一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贈徧閲群集耽玩研究擬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賛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録書序凡爲一百巻命之曰文粋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於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後言蔓辞率皆不取觀夫群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夐出千古琅〻之玉聲粲〻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澈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戯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伊川撃壌集序　　邵堯夫

撃壌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懐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

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
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
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乱者
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
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悪明着者存焉耳近世
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感發于喜
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悪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
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
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
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
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害人若外利而

蹈水則水之情亦猶人之情也若内利而蹈水則敗壊之患
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
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従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
亦従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従之矣物者身之
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従之矣是知以道観性以性観心以心
観身以身観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観
道以性観性以心観心以身観身以物観物則雖欲相傷其
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観家以國観國以天下観天下亦従而
可知之矣予自壮歳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分之
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々焉況観物之樂復有萬々者
焉雖死生榮辱轉戦于前曾不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
雪月一過乎眼也誠謂能以物観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

間情累却兩相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泥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情性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伊川擊壤集

六一居士序　蘇子瞻

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之　入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可加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趍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〻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

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大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来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

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傍切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儒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

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大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史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湿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欒全先生文集詩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来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若欒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可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躰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来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它詩文皆清遠雅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

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年餘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日論其大畧以待後之君子昔曽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它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暦以来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四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化者遊於無何有之郷言且不可得聞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巻若干首

田表聖奏議序

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者乎吾於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来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在昔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師道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〻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觧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推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時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員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序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没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張文潜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爲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

他羨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絶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予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漑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係其所遭者哉

周禮序

呂伯恭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虐人類且盡惟皇上帝哀我民無盡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罔敢暇逸廼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庳沿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爲父祖子孫相治者爲君臣民物相合者爲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為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愛胥保惠以有其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立元初規兆桀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粤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沿而增貴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謩典揆謨維見可覩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厎貢皇皇乎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縟忠賢相病未有殫極及于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体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以纂四代之彌文爲萬世

之極則乗時應機若晝必虆確乎其不可抜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冢宰臣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勤爲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無極盖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葉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足以議其愽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歩占卜祓禳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事工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咸覩逦若厥中則罔攸覿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

濡　執

弗克胥正以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来世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執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于大成也聖人抽関發鑰俾遐邇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厉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于前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黒潦彌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

弟渠〻欵〻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悦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已待贐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挾友入室握手説無説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觧劒而指廪者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舊與欵厚有衰王孫而進食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徃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胷中耿〻者尚在也以吾之耿〻者遊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漸乃敢出門戸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徃浩然無憂予因驚恠子矣果如子言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開北方有焰〻者必子也矣

子長　序

予友盖　子長之文章有竒偉氣切有志

以　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

每以書　之則終身　竒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

大川壯麗奇恠之處　周遊而歷覧之庶幾乎可以知

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横撃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虚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滀而淵深見九疑之絶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沇沅渡湘弔大夫之冤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班〻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

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没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　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

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絶縱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呑江南呉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文潜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但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歳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

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叛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絶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晋滅呉大敵已盡而苻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来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歩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貌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侮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豊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豊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討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不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貴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豊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舘又同爲江西人獨見善厚行業

具謁来告別億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佽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與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趍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鼂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徃〻轉而It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吴曽又次戴之郘之徒十數人耳夫今

究

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于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故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切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

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歳以来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説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説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説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之已歸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宜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説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元

大定治績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鄰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為喩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為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歳豊民物阜庶鷄鳴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

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録中擬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

測圓海鏡序　李治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唯不能得其凢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為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為難窮斯可謂數為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隷首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筭數恒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内外諸角析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説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𥗝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予求其説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為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為不足貴況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赦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常私為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

赦　暇

寧復為人憫笑計耶時戊申秋九月晦日欒城李治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〻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於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詞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鑑前紀是亦區〻之所望也

莊周夢蝶圖序　劉夢吉

周寓言夢為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横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乱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

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横於紛〻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内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詑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説而趍之在正始熈寧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始藉其説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説亦其夢中之一栩〻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戯之曰圖汝者画辯汝者書〻与画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萟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皐落楊内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伯常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称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称吳昭烈

魏恐僞

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〻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柰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簒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續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光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録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呉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録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奥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臆昧一時流光百世

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送宰先生序　姚端父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子能叙予兹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搢脩撰雷君亦莫有一識予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爲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㓜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〻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竒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竒傑士之恒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矣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〻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詞書雖多摠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

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〻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戸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〻支離傅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罷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抑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虞伯生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為文又能脱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絶起頓揮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為絶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殆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為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〻而下者廼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為事嗚呼此何為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為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豊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

取其書而讀之凡巳之所為有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巳之謬可知巳而曽不出此何也盖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蔑於天資而巳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来者遠矣宜乎樂為寡陋而為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均資深少於余一歳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閣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巳夫正其所巳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蔡孝子詩叙

禮之起其初盖縁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巳矣今有能縁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冝在乎君子之所取也盖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温凊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歛刋鑿木而為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

可得而言矣盖以栗若堅木為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顗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盖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画像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為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為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齊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耆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焫膋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孝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為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寥祥以宣命為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矣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為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叙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曽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憕伯氏之孫也来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叙其事以啓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

人

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向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謌以為一代之良矣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絶乎且夫太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八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三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也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潜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録乎

送冷敬先叙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

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巳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〻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國朝興王之初其勛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責諸寥〻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〻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温温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旣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為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為叙

南唐書叙　趙世延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爲曰屬慱士程熟等就加考訂鋟板與諸史竝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昪系出憲宗四世間関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祐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声華炳燿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閒政化得失興衰治

雄

亂之蹟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忘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録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脩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大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呉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復初

上守大宝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呉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吊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呉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擔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為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賛襄於其間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己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呉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為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

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内翰須賢而得遺逸與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虚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寛典也遅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簸禄以給士也而得人為急非嬾官以慢上也而以譲賢為尚予辭無慊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来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却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以干名不奔趍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叙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放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宫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仲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声震京師出則群人争先覩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陞防風俗為之一變若曰吾将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為噫為兩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将孤所望孤所望且将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泄憤乘隙而

攻者林〻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柰何今即官守慎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中存夫如是何患乎儒之叕不立㦲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為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抉而牢者不破耶

陸象山語録序　呉幼清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録一袠所録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弟〻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録者澂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塤嘗鋟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刊于青田書院樂順携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〻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盖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㦲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〻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屋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藁序

儒者以文章為小伎然而豈易能㦲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為

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倫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輭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経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尚人ゝ同既而仕於内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過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絶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声有声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兩漢之文㝡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

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〻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絅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趣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北觀中州文献之遺是行也識呉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称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二君之文余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汩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余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核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謂古調科斗史籀来篆隷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突肉食肉眼多按劍横道寶鶴書徴為朗瑚璉㤞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驚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文翰類選卷百十六　四十九

澂往歳北行徵中州文献東人往〻称李徐閻衆推能文辭
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澂所識唯閻盧二公焉閻踵李徐為
翰林長盧公繇集賢出持憲湖南繇湖南復入為翰林學士
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於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
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為軽重哉是盖未足以為公
榮也然而有可以為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
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為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
廷事宮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
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
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䟽逖之臣執
経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〻也詩曰惟
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貴也用
之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
歩趍檐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磬琴
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
奚庸間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虚北遊序

士可以遊乎不出戸知天下何以遊為哉士可以不遊乎男
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遊也夫
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
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
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
可以不遊也然則彼謂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
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

昌平 書

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為未足而上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趍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称吾職哉苟可以敚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槖既充則陽〻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為道今之游者為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余於何弟太虚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虚以頴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脩於已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禄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詞稍協声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称雄矜已自大醯甕之鷄坎井之蛙盖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為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没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闖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歴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為

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将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絶後之遊矣余將於是乎觀澂所逮事之祖母太虚之從祖姑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弟云

風憲宏綱序　　馬伯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体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殆及列聖繼明屢揚宝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徽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瘝官貽憂惸獨於是甚臺臣協恭奉戢上休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文林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臥雪齋文集序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声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〻〻不能彊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龆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含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

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又槖而趨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乎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藁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厖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戲敵不經之詞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覊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説忿懥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歌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褎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略告之

廷

送簡管勾叙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叙諸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圮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褎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礼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鈎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真也時益顯

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叙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專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豊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後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楊仲禮叙　王繼學

杭為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為行都地多山谷淵藪峙而為巨鎮匯而為廣涉現奇勝絕之觀博大弘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底貢行省蒞之以事之殷地之重于今視它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非清彊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被命往夫杭之土風重文士子兟兟佩服登潔出詞粲然落筆縝然處其上者必鑑別衡析陶良汰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趍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衆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之為是官者吳興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出美望孚於人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濟濟志于事功卓然勇往之資也士熙嘗向同僚私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為喻而進其難者不以近為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唐律疏議序　柳道傳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為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

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姫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曰魏徵一言遂以寛仁制為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為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為多故凡垂之為甲令著之為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寘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々順聽無敢出一語為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為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曰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内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聞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為義而非以罔民

為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為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廢錢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寀咸應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曰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於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曼碩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曰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俾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其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

者矣予其慎之

送王編脩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為誠敬哉秦漢以来異端蓬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為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為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泰定五年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鎮祀

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豊而有所祈簡潔脩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僉然歆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罔間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為越乎秦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為能使矣其益慎哉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為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盖宗廟之粢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為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脩古九扈氏之政廼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

頒

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適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霑賜者制悉與之且敕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惟聖〻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〻含哺鼓腹於春風田里間而不知為有帝力何其幸歟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皇上宵旰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為國慮一夫之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

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屢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既哉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趠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回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

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逆于淮振于海兵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士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録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送張文琰序　謝端

今上皇帝舊勞於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臺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尚淑均奇哀靡不具知既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之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核用亦必其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為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佚編摩論譔之餘例三日始一集、則自待制以下相與雜坐吟嘯竢官長至升堂一揖而退才逾月即受俸以歸為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為之長又吏所師也日始出即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官吏受賄及稽遲

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報案既成吏持来前求賽可否經歴為之折疑似平向背竄易審定乃署以畀吏得其情又不戾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揺手以軽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常有事於珥筆以事上官者自謂優為之洎至其属亦翕然低頭仰面相師尊令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焉者蓋必有以取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重遅迂懦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脱去故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将駴且敬異焉之二者吾将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暦已巳正月既望翰林脩撰謝端序

青田罷穀税詩序　葉見山名現青田人進士任縣尹

余少習周官六典之書至大司徒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土之宜而為之種其物上有騂剛赤緹墳澤壚壤之異其種有牛羊麋鹿狐豕貆犬之別釋者曰騂若緹土文也壤若壚土性也牛羊若麋若鹿積壅糞以培𤼵之所以相土之宜而為之種者也始余習其讀而未孰其事比壯周旋田閒日與耕翁芸子遊乃知土化之法今昔所同而周公作書真悉於民事者也青田邑萬山閒壤瘠而磽糞種之宜惟蜃灰為尤蜃生海濵風潮蕩激委積成丘阜山農歳駕巨艘市之海上歸則火煆而水淬之歳東作糞其田而後播徵是螟蝗生蘩蕘蕃矣然則玆土之用蜃灰殆亦艸人土化之遺意歟顧征商者利其羸重邀税入連檣續艓塡溪塞港率不獲以時去畊耨為之失期而力本者病矣下莫之告上亦莫之聞也延祐乙卯皇華至止東陽許及翁掾天台總府獨以聞於使者使者即日聞之省立罷其權大山長谷黃童白叟莫不鼓

舞踊躍以為數十年沈痼之疾一日而蘇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㦲許君可謂仁人之言矣許君世儒家嘗吏吾邑今去而它仕非有求於吾土者而能力陳數十年之弊以垂永利於無窮昔呂許公奏不税農器識者知其有宰相志許君之事業其可量哉邑人念無以為許君報而求詩於余乃為叙其事而系之以詩曰我田之臧兮我稼之昌孰糞茲土兮蜃灰孔良東作既殷兮千艘萬檣稂莠不作兮螟螣不戕是為王化兮稼政之常我田之腴兮我稼之稠孰糞茲土兮蜃灰是優耕者之利兮征者之年孰捻茲蠹兮不我告敵百年之病兮一日而瘳顯允許君兮大岳之裔仁人一言兮除我宿弊大山之陽兮長川之滏老農舉首兮㠯報嘉惠請詩我歌兮詒于世世

試效方序

試效方者栝吾君仲元之所述也仲元資喜方壯遊江湖與老於醫者上下其議論其為術日精其收方日廣其切脉論病中否如由基之於射如庖丁之於割恢恢乎有餘地者也仲元既以醫自負視人痾痒如已慘舒遇病者夜半和門輒與治善藥不少靳王公貴人往往屈致其全活殆不可僂數至酧以金幣輒拂袖逕去急於濟物而不求其報故求者日廣其效日益多仲元既集已效之方釐為若干卷則又欲廣而效於人而不欲私其效於已視世庸醫得一名方秘不肯示人者其用心廣狹何如也鄉之先生得其方為名曰試效余戊午客少微連夕痼疾作仲元為投方七病良已仲元因索余一言識書首余謂已試之效儒者語也仲元不盡試其

效於儒而務試其效於醫豈以孔孟之道其效迂而華扁之術其效速耶仲元以累世文獻之家學富而材敏當道推擇再調文學掾儒亦一試矣乃不自喜而欲以醫名于世仲元之志固未易為俗人言也按天官醫師歲終稽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又次之十失四為下醫不試不足以見其效效不多不足以見其工儒者則不然效不效之具存乎我試不試存乎人存乎天存乎我者不敢不盡而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必宜仲元之不能以此而易彼也雖然仲元急於濟物而不以術自鄙近仁厚而施而不責其報近義充是心也聖賢之心造物之心也已試於醫者既效未盡試於儒者有獲其效耶仲元盍待諸仲元咲曰予弗聞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而計效非儒者家法予益愧其言然後知昔之知仲元者進乎術而今之知仲元者進乎道矣故書

北斗經贊釋序

延祐戊午之良月番易洪平仲示余道真子所集北斗經贊釋且致其尊公靖莊處士之命俾繕寫而壽之梓越翼月歸其經洪氏平仲因求余一言識篇首余惟日中見斗繇於易維北有斗詠於詩璿璣玉衡載於書招搖在上著於禮則余嘗聞之矣若夫魁䰢魒魓之名祈禳醮謝之典紫庭玉樞之訣豁落飛步之文余未之學也其將何以為說抑余因錄是經略究諸家所以贊釋之義大要使人知道知性返根復初以不失夫本心則心者究是經之大綱領也今夫斗為帝車運乎中央以斟酌元氣運行四時則北斗者天之心也心為

天君主乎一身以管攝衆理宰制萬務則心者人之北斗也斗為天之中而心為人之中自事其心者天君泰然而四支百躰唯心之為聽寂而常感定而常應心即斗斗即心也心不在焉後其天官滓其天宇而斗焉是奉雖琅函藥笈口誦萬過則何益矣讀是經者當知所謂北斗不在經而在心則太上之所以開導接引為世津梁者期不失此心而已馮朱數子所以贊所以釋娓娓數萬言之多亦以明此心而已道真乎所以廣記備述務悉此經之旨而靖菴翁又為鋟木以廣此經之傳亦同此心而已雖然下學可以言傳上達由於心悟待於言傳者累千萬言而不足得於心悟者不一言而有餘然則平仲之汲〻於余言而余又喋〻焉言之斯不已贅乎是歳日南至日書

送朱安甫遊大都序

枯距京師半萬里水浮江淮陸走徐兗舟衙輿戛累數月然後至至則米珠肉玉旅食費良苦然午門之外東南人士遊其間者肩相摩武相踵也蓋其遊也未始無所求其求也未始無所挾儒者挾其學才者挾其文辯者挾其書巧者挾其藝隨其所挾而致其求求焉而遂挾焉而獲則上書闕下朝奏夕召可也奏賦子虛上方給札可也浩飲新豐徒步御史可也賦詩沈香亭白衣供奉可也斯其大者尓若夫季主之卜越人之方唐舉之風鑑壺中之祿命與夫抱寸能負曲藝幸而奇中偶合皆可以仰太官而食厚祿兼堅策肥雍容都市者往往而是以故遊者日衆挾而求者日滋然挾而不一售求而不一獲悵悵而往貿〻而歸者亦其少也耶其亦有

命存乎其間耶吾里朱安甫將有薊門之行踵門而告予曰吾少慕司馬子長之遊將歷覽名山大川以昌吾氣願吾子一言之張之也問其有求乎曰無有也有挾乎曰無有也安甫世聞家少有能詩聲而又工於分隸之書挾是當必有賞音者乃恂恂若無有而以子長之遊自詭其志可謂壯哉雖然吾將進子以孟氏之遊可乎孟氏固周遊四方者也其語宋句踐以好遊則曰尊德樂義云耳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云尓夫道義性也求在我者也窮達命也求在外者也子知求諸性分之內而不必求諸命分之外雖幽居環堵而其遊廣矣况半萬里遠耶予學為孟子徒也故於安甫之請不敢置道義而言他延祐庚申孟夏上澣

送王明府序

士大夫七十而致其事禮也然而有不得謝者國家則有筋力未衰之令焉盖下之人以義處禮故雖其力之未衰而必於去上之人以仁處禮故雖其年之已及而不必其去是以為士大夫者不至於失已而為國家者不至於失人茲非所謂兩得之者耶吾於明府王公之歸敢着其語以為公贈公東平世家來尹茲邑凝重有則清介不緇嚴於吏而緩於民不少假借於武斷豪舉而特嫗喣於柔善窮弱下車未幾百里改觀於是藏奸宿蠹腹敗枝披匿役逋租旬輸月應政通化洽歲豐俗阜大山長谷之民舉手加額以為數十年来所未有然公自以年及終更而上挂冠之請者屢焉吏民聞之輙嚬蹙相語公柰何去我公柰何去我則相率控于大府大府為勉留者數四已而迄受代去嗟夫吾自有識閱世吏孰

矣往往年至耄及而朶頤徼祿戀〻不能捨皆是也公年雖七十而精强如四五十人耳目聰明血氣堅凝視師尚父衛武公年數未也公曷為遽去天之生材不數郡若縣得循良吏亦不數幸而得其人焉涖一邑則一邑受其賜上而一州則一州受其賜又上而一道則一道受其賜又上而為卿為相則四海受其賜故必於去者雖公之私願而不必於去者天下之公願也國家求賢孜〻如不及其愛人亦孜〻如不及豈其遂一人之私而奪天下之公者哉然國家不以義處禮而以仁處禮斯在上之人矣天下聞王公之處已以義而公之難進易退如此王公之請命足以風厲世之士大夫如此則又曰國家之愛賢如此國家之獎循良之吏如此國家

之愛赤子不忍奪其父母如此斯所謂兩得之也由前而言不敢私其願於王公由後而言將公之願於生人也惜乎吾賤且病不能截鐙以留又不能扣閽以請姑著其說以待上之人自擇焉

贈洪愚溪相師序

劔川多方術士士以術遊江湖肩相摩袂相接也大要地理家為尤盛祿命家次之談風鑒又次焉余每觀古今方術家以地理祿命著史傳寥〻不能一二而唐許之學捷出奇中頗班〻見焉蓋地理取必於地祿命取必於天而相者取必於人故其學睎他術為近抑予有猜焉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非以其形之獨秀於物與其性之獨靈於物歟今為相者之說曰必龍而瞳必燕而頷必虎而頸必犀而顱必鳶而肩

必能而壯必鳳而姿必龜而息如是而後貴如是而後富如是而後壽審如是是以貴於萬物之人顧不能無頼於形之肖夫物也夫形欲肖夫物而性亦可淪於物乎非仁無居也非義無由也非禮無立也性也其所居而仁矣所由而義矣所立而禮矣韋褐之素猶袞鷩也簞蔬之甘猶豢豹也金革可衽湯火可蹈可以誼死不可以幸生也夫是而後為盡性盡不淪於物性不淪於物而形獨奚羨於物乎是故君子不于其形于其性愚溪洪君劍川之善風鑒者也與余遊幾二十寒暑余之竆猶故也而洪君每過余輙留連累日且索余文不置洪君之於余其亦不于其形而于其性者耶余無以塞其請故序其說以贈

送程仲達詩序

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儒以道得民二曰吏以治得民夫儒與吏治與道一而已矣儒而知治則儒非迂吏而知道則吏非俗兼而具者賢也程君仲達以平原望族来掾東甌甌大府也幙下俊乂如林仲達以材諝奮其老氣軼群欲空萬馬其長材治劇欲剸九犀其清標邁俗欲吸沆瀣而飲騰汗漫而遊也中川故多佳境孤嶼之風烟九山之圖畫自公多暇盡屬吟筆好事傳誦不繹口斯其以儒飾吏者歟當道推轂遂有閩府憲幙之拜霜臺屹立繡斧光華九仙道山平挹霄漢仲達又将以贊籌畫幙之材而施之觀風揮電之手閩山七聚殆将受其賜乎雖然甌閩壤接不逾千里重厓複嶠九折非難銀海鯨波三神在望則凡予居遊從之素得無動陽関三疊之懐於是相屬為詩以餞而俾余序余謂

仲達方以才名被知古榕陰下丹荔圖中又豈得久 僑軏
栢臺薇省行拜持招自是而羽儀天朝不遠矣敢泚筆以待

昌平坂學問所

文政乙酉八月
松井儀
三谷堯民 同校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